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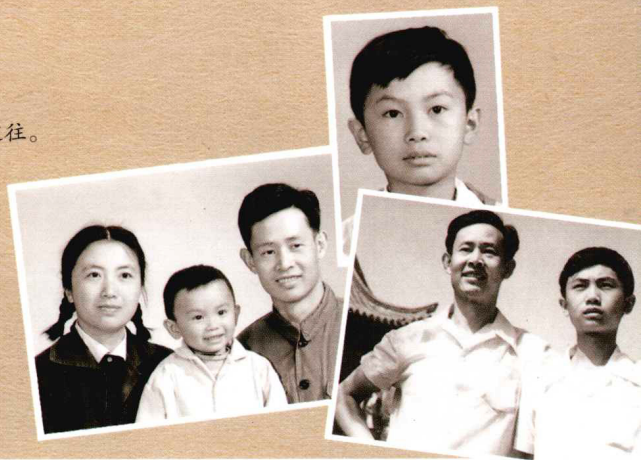
童梦京华

无处安放的童年

毛大庆 / 作品



对于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来说，
无处安放的不只是童年，
还有那些本不应该属于孩童的见闻和过往。



首相布莱尔说，

年轻人和老人的理智是两个季节所结的果实。
年轻人的天真，还有那样的时代，
相交的结果，可能就只有无所适从了。

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

王石

阳光媒体集团主席

杨澜

著名演员

张涵予

联想集团副总裁

中国首席市场官

魏江雷

著名体育理论家

谢昀

感动推荐



中信出版社 · CHINACITICPRESS

童梦京华

无处安放的童年

毛大庆 / 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处安放的童年 / 毛大庆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086-3838-6

I. 无… II. 毛…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31326 号

无处安放的童年

著 者: 毛大庆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838-6 / I · 36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最亲爱的外婆

66 我常常想我们这些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人所经历的中国大变革的历史年代已经隐匿在一个难为人们再度提及的洞穴里了，等待着后来人打开那个光阴的牢笼，再次与它相会和重聚。其实，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掌心都有一把钥匙，但许多人太重视现世的欢乐，于是轻易地把它遗落在黑暗里，看它一点一点地锈蚀掉。我很想把它拾起来，打开厚重的闸门，忐忑不安地进入那个年代，试图寻觅那时人们的焦灼、眼泪、幸福和欢笑。因为我恐惧，这些我们曾以为能牢牢抓住的东西，还有那些深爱过的风景，最终会在转身的刹那间，落尽繁华。

99

序一

过去的日子镶上了金边儿

文/庄雅婷

“我小时候住在后海”，“我住在柳荫街”，“哎呀，我们家在景山”，我记得我和两个朋友初次相识的时候就是这么寒暄的。只有北京人才能体会这种所谓相似成长背景，而相似的童年记忆，更适合坐在一起拼凑出这座城市当时的景象。

“你写一部小说吧，就讲讲我们这条胡同的事，多好的故事。”家中长辈有一次这么说，而我只有讪笑的份儿。前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有《贫嘴张大民》，还有和北京相关的那么多好看的故事，没有一定的底气谁敢乱动笔？正如博尔赫斯笔下小径分叉的花园，这是一座时间的迷宫，妄图描述这座城市的人最终都会面对越来越多的岔路，最终迷失其中。“北京”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情结，时间则是在一个空间上不停的叠加和分层。就好像你所说的“后海”有时和我所说的“后海”真的不一样：他在讲什刹海溜冰场抡冰刀抢羊剪绒帽子，

我在回忆小学在那露天游泳场上游泳课，而你只知道荷花市场的酒吧们。短短的几十年，这一个地点就足以面目全非，想回忆，最后就只能勾起一些惆怅和感慨。

人在回忆中感到幸福或难忘的事，当时也许经历了很多艰难。我深知经过时光的发酵，记忆也并不靠得住。我们印象颇为深刻的事情，未必当初就是愉悦的，只是经历过那么多年之后，你会觉得那是快乐。正如让你难忘的旅途，可能是半夜在山顶迷路差点冻死的场面；让你难忘的那个人，可能当初让你恸哭的次数最多。可这一切过去之后，经过沉淀和下意识美化，它们就变成了你记忆中的宝藏。换言之，时间让过去的日子镶上了金边儿。就算我们现在对着一本回忆六七十年代的北京的文集，我也要这么说。那是属于一个人他自己的宝藏。

能感动人的事情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少年的赤子之心，其二是质朴的真实。“童梦京华”系列恰恰符合这两点。总觉得那时候北京的天很高地很辽阔，快乐的少年可以无端就有一种驰骋之感。看一本书，能让你找到和你自己的相通之处就是成功的，很显然，它也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无论是大白菜还是澡堂子或者北冰洋，无论是饭局、圈子、大院文化、北京姑娘，这都不陌生。还有那些我的大哥哥叔叔们津津乐道的老莫、合作社、外国电影、抗震棚，我以前一直当作是他们吹牛皮的谈资，如今也有可以虽主观但真实的白纸黑字来做注解。总之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几乎可以听见时光呼啸而过的声音，有一种掀开时间迷藏的快乐感和对比当下的惆怅之感。

既然是回忆，就不免与当下对比，然后发出一两声感慨，感慨人心浮躁、世风不古；或者感慨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多么着急、焦躁。这往往是不愿意看到的東西。毕竟，人只有三种，一种认为当下最好，一种认为未来更美，还有一种执着地停留在过去，觉得那时才最真纯。所以，很好的的是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作者有所克制，虽然也忍不住发一两声感慨，那都是出自童真的眼睛和如今饱经历练之后的对照。所以这本书有一种难得的“朴实”之感，我会这么认为，因为它在最大程度上有一种非常老实的态度，就是老老实实通过一个少年的眼睛，讲述了北京这座城市三四十年来从风貌到精神的演变过程。没有卖弄才华，没有矫饰心灵，虽然是一部个人史，但也是一部城市史。一座城市不就是这样吗？在无数个人成长的历程中打下一段段的印记，反之，他们在一起，就是这座城。作者毛大庆非常老实地还原了属于他的记忆，并没有给过去的日子镶上太多的金边儿（要知道，如果完全没有金边儿，只能证明人生荒芜喔）。

所以这本书，放在现在算是小众非主流了。首先你要是北京人，其次你要有差不多的成长历程，第三你依然对这城市有一种近乎考据的热爱，在打开这本书之后方能会心一笑。就我个人而言，我会觉得这本书很珍贵。因为知其来路才知其去路，人生绵延并无清晰节点可以划分阶段，所以这部他的个人史，也是能比照我的人生的。这就是一本书的奇妙之处，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又找到了一条人和人相通的道路。此外，我会觉得作者本人很可贵，毕竟他并非专业写作者，但在文笔的老实态度、讲述的认真方式和选择的题材上，都体现了朴实

的写作者不可或缺的态度。毕竟，他如果去写一本成功学教材，或者充当个年轻人的精神指引，都可能比写这么一本书来得反响热烈许多。而他，只是面对过去镶了金边儿的时光，认真去洗刷着和一座城市共同成长的记忆。

我们共同的“梦”

文/林洁（建筑师 伟业顾问创始人）

春天的时候，我在大庆同学的微博上第一次看到“童梦京华”系列文集的链接，回忆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交，写得很好玩，我就随手发了几段评论。后来大庆看了，对我说他的“童梦京华”已经写了近 30 万字了，即将正式出版。“你给我写个序吧，把咱们小时候的事情回忆一下，补充补充！”他说。

我和大庆有着十分相同的童年经历，同在海淀区，同在大院里。父母出差、干校，四年级前寄养在城里，每次乘坐的 331 都要经过他住的那个院子，站名是花园路。当年还没有塔院小区，从城里回清华，红色的 331 由南向北开去，两侧是高高的杨树和庄稼地，到了北医三院向西拐，远远就能看见航空学院的大门，再往北往西走，陆续经过钢铁学院、矿业学院、语言学院……然后就到清华园了。

(一)

那我也从公共汽车谈起吧。当时常坐的除 331 外，还有 332、365 和无轨电车 107。大庆在《公共交通》一文中说 331 是斯柯达，但我印象中 331 应该是有 3 个门的国产的通套车。那时的小孩可能都一样，对开车有浓厚兴趣，所以上车后最好的位置就是司机右手边的座儿。很长时间里我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谜：在转弯之前，经常看到司机向左或向右拨一个小小的开关，我猜那就是和操控汽车转弯所用的，但有时也会发现，司机偶尔不拨这个开关，汽车也能转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很晚我才弄清楚，原来那是转向灯。无轨电车有两种样子，一种是圆头圆脑，比如 107；还有一种是方头方脑，比如 111。无轨的前头，一排通长的座椅隔住了乘客和司机，想看开车的话，只能跪在座椅上。我小时候很好奇为什么公共汽车都有 3 块脚踏板，而无轨只有 2 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无轨少了离合器。

从中关村到动物园的 332 才是斯柯达，柴油发动机，声音很大，很有劲儿的样子——它还带着一个拖车。我小时候更愿意坐在拖车的第一排，左手位置，因为这样就可以想象着自己是司机，假装开着车，轰隆隆往前跑。

365 是从中关村到体院的，偶尔和一两辆自行车、马车会会面，一路走得很孤独。最早的时候它叫 65 路，是个大鼻子车，就一个车门，上下车时，需要售票员推拉。后来上中学，上午最后一堂课的时候，从清华附中的教室窗外一看到红色的 365 从浓密的树荫下缓缓驶来，我就知道要下课了，由此引发生理反应：嘴里一阵湿润，肚里咕咕乱叫。

(二)

说完“车”，再说说“吃”。“吃”在童年里占着绝对第一的位置，大庆同学的“童梦京华”里，除了《“老莫”》、《点心和零食》、《“北冰洋”》和《“涮羊肉”和“二锅头”》等专门写吃喝的几篇之外，别的不少篇幅中也不时涉及到。

在《白糖冰棍儿》中，大庆写到他做扁桃体手术后狂吃冰棍儿的经历，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冰棍儿事件”。我们胡同有一个残疾人老头，骑着一辆小自行车，走街串巷卖冰棍儿。由于家里不富裕，所以我经常站在门口看着别的小孩买（顺便说一下，当时药店里的大山楂丸，三分一个，也被小孩当成零食，我经常犹豫是买一根冰棍儿还是买一个山楂丸）。有一天，邻居家的大孩子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怎么买冰棍儿不要钱吗？”“当然想知道！”“你就从老头那儿拿了冰棍儿，然后告诉他一句话，两个字儿——赊着，然后就跑！”结果那天，我拿着从老头那儿“赊”来的两根冰棍儿，前脚刚进家门，气愤的老头后脚就追到，结果自然是冰棍儿没吃着，还挨了狠狠的一通骂。

大庆的西餐是在他外公设计的北京展览馆“老莫”里面吃的，而我有生以来第一顿西餐，则是在东风市场入口处二楼的西餐厅吃的。当时吃了一道“奶油鲍鱼汤”，什么味儿早忘了，名字可牢牢记了几十年。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接触到有限的那些西点，的确都是带有浓烈的俄式风味的。中关村里面有一间茶点部，当年就是为前苏联专家服务的，又叫福利楼，里面的蝴蝶酥、奶油蛋挞浓浓的香味，

简直让人受不了！当年我妈仅挣 55 块微薄的薪水，发薪那天经常会给我们兄弟 3 人买几个蛋挞吃。那里面可是入口即化的纯奶油啊！今年偶然路过，熟悉的门脸儿居然还在，进去一看，不仅味儿没变，连里面服务员那脸色都还和过去一样，典型的国营买卖的脸，我当即买了一大包！遗憾的是，旁边的新华书店没了，对过儿的灯光球场也起了高楼，罗大佑说，沧海都变成桑田了。前段时间，我看到北青报财经记者余美在微博上也怀念过这家店，想必她与我感同身受。

说起点心，又想起一小故事。我上小学的时候住的是清华 8 公寓，筒子楼。早上去公共水房的路上，看见董大伟他妈拿着块点心在楼道里边走边吃，我回家就问爹妈：她这么大人了怎么还吃点心呢？太奇怪了！记得当时爹没说话，妈苦笑了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家的几块点心都是给小弟吃的，我和大弟只能偷偷地捻一点点点心皮儿吃。

大庆同学在《合作社》里，也讲了小孩偷吃的事儿，可能是他的家境好，讲得并不多。我小时候在家里可是没少偷吃，为此挨了不知多少顿打。偷吃最多的是果酱，红果酱是酸的，苹果酱是甜的，轮流偷吃，越来越稀，最后竟在上面长了一层白毛，终于被大人发现。此外，我们还偷吃麻酱，偷吃那种玻璃瓶装的浓缩的桔汁。家里实在没什么东西了，就吃做饭用的糖。绵白糖是细软的，砂糖是小晶体，红糖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小时候到人家串门，看见桌上的水果糖，想吃又不好意思直接要，就拿起一块糖问人家：“这糖怎么是这样的呀？”大人们哄堂大笑，连忙把糖塞进我兜里说：“拿回家吃吧！”这事儿

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我的一个话柄儿。我们家流传至今的还有一句名言：“嘎嘣嘎嘣的又嚼什么呢？！”那是由于我寄养的家里的姥姥特别偏向我，经常背着我弟，偷偷给我吃一些小零食，不巧被弟弟发现，所以就常常唠叨：“嘎嘣嘎嘣的又嚼什么呢？！”又气愤又委屈。

(三)

我时常想，在当年那种物资匮乏条件下长大的我们这一代，到底是“幸”还是“不幸”？虽然营养不良，但身心确是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发育着。的确就像大庆《游戏指尖》、《儿童节》、《和土城有关的日子》、《我的“老根儿”》、《冰雪游戏》和《斗蛐蛐》等篇中所述，玩，的确是我们永恒的主题——用放大镜烧蚂蚁；或用卫生球给蚂蚁画个圈，让它出不去；拿绷弓子打仗；用砸炮儿吓唬人；从《地雷战》里学来知识，用一硝二磺三木炭自制炸药；在雪白的天花顶上点“天灯儿”；在荷花池里偷藕，全身都是马鳖，上了岸就一通乱拍……童年时代，基本上就没在教室里念过几年书。

在《教科书》一文里，大庆同学图文并茂地回忆起当年的课本，这让我想起我们学过的英语书。“亩产万斤粮食”被翻译成“*ten thousand jin per mu*”，搞得一位姓金的同学当时就不幸落下外号：金泼木。在《半夜鸡叫》一课中，老地主周扒皮对长工们骂道：**Get up! Go to work! Your lazybones!** 几年前去美国，还和一个老外开玩笑骂他 **Lazybones**，这丫居然听懂了——看来那时候的英语也没算白学啊。

(四)

虽然和大庆同学算是同时代人，但记忆毕竟还是有一些差异。例如，他说对林彪出事印象不深，我当时可是极为震撼，当时我正站在东棉花胡同中戏的门口，听到这个消息简直吓傻啦。再例如，他记忆中的“眼保健操”没有第5节——干洗脸。还有，他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没赶上粮票换鸡蛋。当然，这些都是旁枝末节，但我觉得大庆的“童梦京华”中没有涉及到的，是身体的发育。少年身体的发育不是渐变的，是突变。对于我，这个突变发生在1976年。

在其之前，我对女性只有懵懵懂懂的感觉，但那时候能看到的東西少之又少，看得最多的就是八个样板戏。我记得很喜欢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女连长、戎装后的吴清华，还有众多小战士。虽然她们全身都裹得比较严实，仅仅露出胳膊和半截大腿，但也让我浮想联翩。《杜鹃山》上映后，我还喜欢过里面的柯湘，觉得她真是美丽。后来我一直倾心于身材姣好、长相英气，而且是短发的女孩，估计皆因彼时最初的启蒙。记不得哪一年，我看了反帝反修的彩色故事片《第二个春天》，立刻被其中的女主角、海军舰艇工程师刘之茵强烈吸引，觉得她长得实在太漂亮了。这个年轻的女工程师身着白色海军装，坐在舰艇指挥塔的风挡玻璃后面，坚定地发出“前进三”的口令，那一举一动，都深深吸引着我，让我当时立下长大要当海军舰艇设计师的远大理想！前几年，我还在网上查过资料，才知道那个女演员叫杨雅琴，山东济南人，1944年生，还拍过《地雷战》、《苦菜花》等片，但个人家庭生活非常不幸，最终患癌，于1997年去世。实在

令人欷歔！

1976年中学组织参加学农劳动，全体学生从清华园出发，步行到北安河，参加那里的“三夏”。当时除了有老师之外，还有高年级同学辅助带队。当年到底待了几天，干的什么农活，吃的什么，基本上全忘了，但带我们班的那位高年级女生，身穿长裙、白衬衫，背着一顶草帽，亭亭玉立地走在田埂上，天上是滚滚的烈日，周边是密密的麦田，这个场景，就像照片一般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心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打动了，这就是一个少年秘密的初恋。

从北安河回来，我就生病了，发烧，躺在床上。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窗外雾蒙蒙，我无聊地翻看着几本美术画册。里面都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题材，有《毛主席的红卫兵金训华》、《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等，但比较吸引我的还是那些女性形象，例如《我是海燕》、《女委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还有红卫兵题材的《长征日记》和《我们见到了毛主席》，后者的背景是天安门广场，一个女红卫兵在历史博物馆附近的电话亭里正兴奋地打着电话。但是那天，我已经不再关注这些女性了，因为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另一幅画上——《女交警》。那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女警察，身着白制服，头戴无檐软帽，手持指挥棒，站在岗位上，正在全神贯注地指挥来往车辆（遗憾的是原图已经找不到了，但后来在祁之龙老师的女兵画中，我又找到了相同的感觉）。我觉得她太完美了，修长的身材，俊丽的脸蛋，特别是那挺拔的胸脯，好像和以前看惯了的浓眉大眼形象很不一样……看着看着，我的身体忽然发生了反应，越来越强烈，这真是从来没有过的

感觉，于是开始不由自主地响应起来。一个长长的战栗，身体觉醒了……那年，我 14 岁。

从当年的 14 岁走到今天，真真切切地有“弹指一挥间”的感觉。往事可以再提，人生几多风雨。再黑暗的岁月也有青春相伴，再平凡的人生也毕竟是自己走的。写了上面这几小段文字，回头看了看——这太不像是给大庆同学写序了，简直就是强努着在人家正式出版的书里加上我自己的私货——我自己的“童梦京华”。就此打住，大家还是赶紧看正文吧——大庆同学从 2007 年开始，一直到 2012 年，竟洋洋洒洒写了近 30 万字、100 篇文章。我绝对相信，大家可以从中学到另外一个大庆。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但这次通过读他的这本书，我才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大庆，一个天真、细腻、热烈、丰富的大庆！